

<<厚土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厚土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020062485

10位ISBN编号：7020062482

出版时间：2008-1

出版时间：人民文学出版社

作者：李锐

页数：226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厚土>>

前言

这套丛书一共收入了我的八部作品。

从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《厚土》开始，到最近的一些随笔为止，大致选了二十年以，内的文字。

《厚土》是我的成名作。

严格地说，我的文学创作也是从《厚土》开始的。

在其之前的十二三年虽然也写了一些作品，但只能算是学习和准备。

我为自己的写作定下一个标准：用方块字漆刻地表达自己。

但是，为什么在全球化的时代强调使用方块字？

怎么才能算是深刻？

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表达？

“自己”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？

这几个问题一问，就知道这个看似简单的标准，其实很苛刻。

用这个标准衡量自己这八本书，我不能说真的做到了，只能说还算是一种自觉的追求。

本来文学创作是个人的事情。

作家和好作家的分野就在于类似和独创的不同。

但是我相信，无论多么独特、独创的写作者，他都无法使自己分身于历史和时代之外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写作常常是对历史和时代的反省与反抗，是独自一人对生命深情的抒发和挽留。

讽刺的是，历史会让反抗和反省变得多余，生活会让抒发和挽留变成自作多情。

因为，无动于衷是历史的基本属性，变幻无常是生活的本来面目。

我是和“文革”以后的“新时期文学”一起成长起来的。

当我们在一波又一波的主义和潮流中模仿和“创新”的时候，身边的这个世界早已翻天覆地：从天安门广场上高举毛主席语录本狂呼万岁的红海洋，到灯光广场上挥动荧光棒泪流满面的追星族；从千百万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“接受再教育”，到亿万农民像潮水一样涌向城市去打工；从所谓的国家主人翁，到失去生活依靠的下岗工人、没了土地的农民；从排着长队用粮票、布票购买生活必需品，到琳琅满目的超级市场、名品专卖店；从“深挖洞，广积粮”的自我封闭，到高楼林立、汽车塞路的国际化流行病，这一切都是我们亲历亲见的历史和生活。

眼前的这个世界变化之大，之剧烈，之深刻，说翻天覆地没有半点夸张。

在所谓全球化的潮流下翻天覆地的中国，让所有的文字描述相形见绌。

我们已经从狂热信仰的革命天堂或地狱，一步跨进了权力和金钱的狂欢节。

在这个狂欢节上被权力剥夺的精神侏儒们，却又同时依靠金钱变成了消费巨人。

有人宣称，这是一个历史终结于消费的时代。

在这个时代，经典被读物取代，独创被复制取代，欣赏被刺激取代。

总之，在“作者死了”之后，文学的死期也就不远了。

可是在我看来，文学是人记录自己生命体验和想像力的一种本能。

这种本能，在没有文字之前被人们口口相传，在有了文字之后人们就用文字记录。

就像食欲和性欲一样，这样的生命本能并非专属于某一时代。

真正的文学从来都是出于内心的渴望和需要，权力的剥夺，金钱的驱使，或许可以得逞于一时，甚至得逞于一个时代，但它们从来也没有能得逞于永远。

刻骨的生命体验，勃发的想像力总是会从岩石的缝隙中生长出来，总是会在大漠的腹地汇聚成茂盛的绿洲。

真正的创作者从来用不着向历史撒娇，非要要求一个适合文学生长的“盛世”。

生活本来就是泥沙俱下的，历史也从来就不可能干净。

唯其如此，才滋养出了意想不到的文学。

在这翻天覆地的世界上，几十年来除了读书就是写作，很单纯也很单调。

写的东西也简单，除了小说就是散文随笔。

如此这般，在单纯和单调之中一晃三十载，眨眼间，曾经的热血青年忽然白发杂生。

<<厚土>>

真快。

快得来不及感叹。

所谓的反省和反抗，在落到纸面的同时，也渐渐变成一个人的独白。

到这时候才体味出什么叫“创作是个人的事情”。

那情形很像是一个人把沙子扔进黑夜，也很像那只衔来石子填海的笨鸟。

牢记着历史无动于衷的基本属性。

我不想给自己的选择涂上浪漫的色彩，更不想找一个道德的高台阶站上去。

义无反顾的自生自灭是用不着宣言的。

二00七年六月二十九日傍晚，于草莽屋。

<<厚土>>

内容概要

《厚土》是“中国当代作家”系列丛书之一。

本套“中国当代作家”系列丛书遴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以来成就突出、风格鲜明、有广泛影响力的作家，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全面的梳理、归纳和择取；每位作家的作品为一系列，各系列卷数不等，每卷以其中某篇伤口的标题命名。

本套丛书一共收入了作者的八部作品。

从一九八零年代中期的《厚土》开始，到最近的一些随笔为止，大致选了二十年以内的文字。

《厚土》是我的成名作。

严格的说，我的文学创作也是从《厚土》开始的。

在这之前的十二三年虽然也写了一些作品，但只能算是学习和准备。

我为自己的写作定下一个标准：用方块字深刻地表达自己。

但是，为什么在全球化的时代强调使用方块字？

怎么才能算是深刻？

用什么样的形式来表达？

“自己”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自己？

这几个问题一问，就知道这个看似简单的标准，其实很苛刻。

用这个标准衡量自己这八本书，我不能说真的做到了，只能说还算是一种自觉的追求。

本来文学创作是个人的事情。

作家和好作家的分野就在于类似和独创的不同。

但是我相信，无论多么独特、独创的写作者，他都无法使自己分身于历史和时代之外。

从某种意义上说，写作常常是对历史和时代的反省与反抗，是独自一人对生命深情的抒发和挽留。

讽刺的是，历史会让反抗和反省变得多余，生活会让抒发和挽留变成自作多情。

因为，无动于衷是历史的基本属性，变幻无常是生活的本来面目。

我是和文革以后的“新时期文学”一起成长起来的。

当我们在一波又一波的主义和潮流中模仿和“创新”的时候，身边的这个世界早已翻天覆地：从天安门广场上高举毛主席语录本狂呼万岁的红海洋，到灯光广场上挥动荧光棒泪流满面的追星族；从千百万城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“接受再教育”，到亿万农民像潮水一样涌向城市去打工；从所谓的国家主人翁，到失去生活依靠的下岗工人、没了土地的农民；从排着长队用粮票、布票购买生活必需品，到琳琅满目的超级市场、名品专卖店；从“深挖洞，广积粮”的自我封闭，到高楼林立、汽车塞路的国际化流行病；这一切都是我们亲历亲见的历史和生活。

眼前的这个世界变化之大，之剧烈，之深刻，说翻天覆地没有半点夸张。

在所谓全球化的潮流下翻天覆地的中国，让所有的文字描述相形见绌。

我们已经从狂热信仰的革命天堂或地狱，一步跨进了权力和金钱的狂欢节。

在这个狂欢节上被权力剥夺的精神侏儒们，却又同时依靠金钱变成了消费巨人。

有人宣称，这是一个历史终结于消费的时代。

在这个时代，经典被读物取代，独创被复制取代，欣赏被刺激取代。

总之，在“作者死了”之后，文学的死期也就不远了。

可是在我看来，文学是人记录自己生命体验和想象力的一种本能。

这种本能，在没有文字之前被人们口口相传，在有了文字之后人们就用文字记录。

就像食欲和性欲一样，这样的生命本能并非专属于某一时代。

真正的文学从来都是出于内心的渴望和需要，权力的剥夺，金钱的驱使，或许可以得逞于一时，甚至得逞于一个时代，但它们从来也没有能得逞于永远。

刻骨的生命体验，勃发的想象力总是会从岩石的缝隙中生长出来，总是会在大漠的腹地汇聚成茂盛的绿洲。

真正的创作者从来用不着向历史撒娇，非要要求一个适合文学生长的“盛世”。

生活本来就是泥沙俱下的，历史也从来就不可能干净。

<<厚土>>

唯其如此，才滋养出了意想不到的文学。

在这翻天覆地的世界上，几十年来除了读书就是写作，很单纯也很单调。

写的东西也简单，除了小说就是散文随笔。

如此这般，在单纯和单调之中一晃三十载，眨眼间，曾经的热血青年忽然白发杂生。

真快。

快得来不及感叹。

所谓的反省和反抗，在落到纸面的同时，也渐渐变成一个人的独白。

到这时候才体味出什么叫“创作是个人的事情”。

那情形很像是一个人把沙子扔进黑夜，也很像那只啣来石头填海的笨鸟。

牢记着历史无动于衷的基本属性。

我不想给自己的选择涂上浪漫的色彩，更不想找一个道德的高台阶站上去。

义无反顾的自生自灭是用不着宣言的。

<<厚土>>

作者简介

李锐，男，1950年9月生于北京，祖籍四川自贡。
1966年毕业于北京杨闸中学。
1969年1月到山西吕梁山区插队落户，先后做过六年农民，两年半工人。
1977年调入《山西文学》编辑部，先后担任编辑部主任、副主编。
曾任山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，现为山西省作家协会专业作家。
2004年3月获得法国政府颁发的艺术与文学骑士勋章。
自1974年发表第一篇小说，迄今已发表各类作品将近两百万字。
系列小说《厚土》为影响较大的作品，曾获第八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，第十二届台湾《中国时报》文学奖；并被香港《亚洲周刊》评为“二十世纪中文小说一百强”。
出版有小说集《丢失的长命锁》、《红房子》、《厚土》、《传说之死》；长篇小说《旧址》、《无风之树》、《万里无云》、《银城故事》；散文随笔集《拒绝合唱》、《不是因为自信》、《网络时代的方言》。
和外国作家的作品被翻译成中文一样，李锐的作品也曾先后被翻译成瑞典文、英文、法文、日文、德文、荷兰文、越南文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出版。

<<厚土>>

书籍目录

总序 自序 再版序 锄禾 古老峪 选贼 眼石 看山 合坟 假婚
秋语 送葬 同行 送家亲 驮炭 “喝水——！”
” 篝火 好汉 青石涧 二龙戏珠 天上有块云 生命的报偿 一种自觉 李锐
作品年表

<<厚土>>

章节摘录

锄禾 裤裆里真热！

裤裆不是裤裆，是地，窝在东山凹里，涧河在这儿一拐就拐出个裤裆来。

现在，全村老少都憋在这儿锄玉茭。

没风，没云，只有红楞楞的火盆当头悬着。

还有汗，顺着脊梁沟一直流到屁股上。

人受罪，可地是好地。

老以前，裤裆是邱家的聚宝盆，邱家的祖坟就在山根下安着，有碑，有字；土改的时候，按户头分了十三股；后来又合在一起归了社——裤裆还是裤裆，地还是好地。

锄玉茭讲究锄到堆儿圆，土堆足了，玉茭的根才能坐住，根深苗壮才有好收成。

老以前，锄玉茭邱家给吃压饴饴，山药蛋熬粉条子，管够。

现在没有饴饴，也没有粉条子，只有队长豹子样的吼骂。

工夫长了，骨头里总还有些没有榨干的汗水要找个去处，男人们退上几步，侧侧身，解开腰带，一股焦黄的水泛着白沫，在两腿之间刷刷地射进土里。

听见响声，婆姨们不用回避，只要不抬头。

锄板在坚实的土块上碰出些闷重的响声，汗珠落下来，在黄土上涸出个小小的圆印儿，接着，又被锄板翻起来的新土盖住。

烈日下的男男女女们错落成一道长长的散兵线，每人一垌，一垌两行，各自管着各自的营生绝不会有错。

没人说话，裤裆里只有十几片锄板和土地的碰撞声。

好闷热。

冷丁，黑胡子老汉直起腰来，抹抹嘴角上结成痂的白沫。

看见的人知道，老汉是要唱。

果然，老树皮一样的脖子上，青筋鼓了起来：上朝来王选我贤良方正，又封我大理院位列九卿，当殿上领旨意王命甚重，理民事还要我垂询下情。

唱到半腰忽就打住，攥住拳心啐了一口，嘴里涩涩的，只有几个唾星挣扎到了手上。

有人在背后鼓舞着：“好戏文！

再唱么！

”老人并不理会，管自弯下腰去，把众人 and 裤裆重又抛进闷热与沉寂中。

“我说，咱毛主席现在是住的金銮殿吧？

”学生娃抬起头，眉梢上挂着的汗珠滑进了眼眶，左眼被炙得火辣辣的。

是黑胡子老汉在问。

“不住。

金銮殿现在是博物馆，谁都能进。

”“不住金銮殿，打了天下为了甚？

”“为推翻三座大山。

”“三座山？

……”老汉疑惑地环视着眼前连绵的群山，又看看那正揉眼睛的北京城里来的后生，不问了。

吩咐道：“不用揉，挤住眼窝停一阵儿就不疼了。

”散兵线上，有人放下锄板向山根的隐蔽处走去，一前一后，是两个女人，前边红布衫，后边蓝布衫；眼看走到地边了，队长吼骂起来：“活计苦重了就都要开奸滑了！

咋，没有饴饴吃就他娘不锄地啦？

把你脸皮子薄的，把你那屁股值钱的，等着吧，队里给你在裤裆里盖茅房！

”红布衫摇摇摆摆隐没在山根下了。

蓝布衫却捂着脸退了回来。

沉闷的玉茭地里漾起一阵开心的笑声来——狗日的，真会骂。

<<厚土>>

“我说，你们在北京天天都能见着他吧？”

“学生娃又抬起头来，眉梢上的汗珠又滑进了眼眶，这一次是右眼。他记着刚才的吩咐，没有揉，闭起眼睛，白炽的阳光消失了，眼前一片混沌的暗红色。”

“谁？”

“毛主席呗。”

“火辣辣的疼痛还没有过去，学生娃依旧闭着眼：“根本见不着。”

“鬼说吧，他就能不上供销社买盒烟抽啦？”

这娃……”待到睁开眼，黑胡子老汉已经调转过身子，扔过一个怒冲冲的背影。

学生娃有些为难，他确实搞不清楚毛主席抽烟的来路。

山根底下，红布衫悠悠地晃了出来，看看走得近了，队长骂道：“你个日的还知道出来？我还说扎个轿子抬你去哩，你那屁股底下绑上尿盆子多省事，老邱家少奶奶也不能比你会享福！”

一面骂着，锄杆一摆，把红布衫垅里的玉茭带上了一行。

锃亮的锄板在黄土里鱼儿戏水般地翻飞着，草根在锋利的锄刃下咯咯地斩断开来，没说的，果然是锄到堆儿圆——队长如今是全村的人尖儿。

听到吼骂红布衫不恼，拢拢头发笑起来，笑又不出声，只把嘴角抿着，待走到人多处，昂脸回敬道：“早晚叫你驴下的烂了嘴！”

“众人又笑起来。”

队长为人凶悍，外号叫豹子。

如今在全村能这么解气地骂队长的人只有她。

不过队长骂惯了，听的人也听惯了，若隔了三五日听不见反倒闷气。

听到回敬，队长不动气，锄板反倒挥舞得更快了、盯着红布衫入了垅，他便竖起锄杆来，等着红布衫挪到近处，队长朝她侧过身子解开了腰带，又定双腿响响地干咳一声。

红布衫不知有诈，猛抬头，冷丁地看见黑乎乎的一团在眼前一闪，忙不迭地低下头去，口中千祖宗万祖宗地咒起来。

队长不发话，只管涎着脸嘿嘿地笑。

一只红嘴鸦飞进炎热中来，漆黑的翅膀一闪一闪，失魂落魄地“呀”出一声。

“我说，听过《封神演义》的书没？”

“鉴于刚才的经验，学生娃不敢回答是，也不敢回答不是，口中只“唔唔”了几下。”

“那里头有个妲己，女人当朝坏天下。”

咋毛主席也叫他婆姨当了朝呢？”

忙得顾不上？”

“学生娃有些慌乱：“您不能这么说，这可是政治问题。”

“毬！”

千年的朝政一个理，他咋就叫婆姨当了朝？”

没听过《封神演义》？”

“学生娃把嘴和眼都朝着黄土低下去。”

那只刚刚飞过的红嘴鸦忽然丧失了信心，复又折返来，几经盘旋，愤然朝那当头的火盆撞去，接着，又绝望地“呀”出一声。

骂着，笑着，锄着，锄一行的女人赶上了锄三行的男人——就等的是这一会儿。

男人头也不回，面朝黄土朝身后甩过一句话：“假门三道的，你看的回数还少。”

“即刻，又招来一阵活驴野狗的咒骂，骂得男人心里熨熨帖帖的。”

骂够了，也笑够了，队长停下锄头正色道：“哎，刚才下地来，我在河滩里看了你家的洋白菜苗，蔫蔫的，怕是不行了。”

“真个？”

“不信拉倒。”

“红布衫摔下锄把咒道：“那死鬼，一天就知道在窑上挣那两个卖命钱，家里的事啥也是帮不上手！”

<<厚土>>

” “谈话。
那票子叫他白挣？
” 红布衫不待多言，车身便走。
队长在后边招呼：“哎哎哎，慌的要咋？”
” “哎你娘的脚！”
到秋后吃不上菜，队里给一斤给一两？
” 看着红布衫隐没在地堦下边，队长又一阵笑，随即转回身把手一抡：“抽一袋！”
” 接着又吩咐道：“年轻些儿的，都给我上东山根给马号薅青草去，不计多少，去就给一分工。老汉们就政治学习吧，半分工。
学生娃，你还是给咱们‘天天读’。
” 说着从衣兜里抽出个皱皱巴巴的报纸卷来，在掌心里拍了拍：“旧的，将就着用吧。
前日邮差送来的新的叫屋里的给剪了鞋样子啦，女人家毡也不懂！
正合适，这张旧的上边有毛主席专给你们学生娃开的那条语录，呐，好好念，一分工！
我给咱到河滩地看看山药该锄了么。
” 学生娃从队长手里接过那个旧纸筒筒，弄不大明白为什么新报纸总是被剪了鞋样子或是糊了墙；也弄不大明白，既是专门“开”给学生娃的语录，为什么总要是由他这学生娃念给众人听。
可是有那一分工管着，他还是要念：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……” “算毬了吧，你也歇歇嘴。
” 看见队长走下地堦了，黑胡子老汉终止了地头上的“天天读”，把那只粗大的黄铜烟嘴杵进干瘪的嘴唇里，又呜呜噜噜地骂着：“狗日的，拿圣旨管人哩！”
” 地头上只有这一棵红果树，树老了，叶子稀稀的，身下的阴凉也是稀稀的。
一只黄铜嘴烟袋在三个老汉嘴里转了三圈。
小肚子胀鼓鼓的，那些没榨干的汗水聚起来在找出路，学生娃眯着眼睛站起来，走到下风处拍拍屁股，荡起一阵黄尘，朝地堦下边走过去。
” “我说，你别去。
” 学生娃没听见，眨眼在地堦边儿失了踪影。
有只蝉在红果树上聒噪，头顶的火盆更旺实了。
树底下蜷缩的老汉们活像是卧地的羊群。
学生娃在地堦下边回过头，不行，东山根上薅草的人历历在目，男女可辨，索性掉转头朝河滩的茅柳丛走过去。
走到近前才要方便，猛听见有人声，且那声音有些个异样：“你个牲口，家里不够还跑到野天荒地来……招呼叫人看见。
” “看见也是白搭，他谁敢掐我的花儿？”
” “活祖宗……” “活着哩……” 又是一阵叫人心跳的响动，密丛丛的茅柳晃动起来……没风，没云，只有红楞楞的火盆当头悬着；还有汗，顺着脊梁沟一直流到屁股上。
学生娃直发傻，耳边如雷一般轰鸣着蝉声。
柳丛的那一侧大约是有了缓解：“你个日的不要光图了个人痛快！”
” “放毬心吧，既当家就管事。
今冬天队里的救济粮、救济款要闹不回来，我再不登你的门！”
” 太阳穴在一下一下地跳，小肚子也在一下一下地跳，越聚越多的水们依旧在拼命找出路。
学生娃匆匆逃了回来。
红果树稀疏的阴影下，“羊群”们依旧倦倦地卧着。
学生娃慌乱得难以措辞：“大爷！”
大爷！
我……” 黑胡子老汉猛一侧身，又甩过一个怒冲冲的背影，老树皮一样的脖子上骤然又暴起了青筋：“我公爹今晨寿诞期，文武百官俱临莅。
数不清香车宝马到府第，听不尽笙箫笛管闹晨曦……” “好戏文！”
” 身旁又有人鼓舞。

<<厚土>>

红楞楞的火盆下晃着一个人和一个疑惑的黑影，肚子里的水们愤怒地冲向出路，学生娃慌不择路地朝东山根跑过去。

薅草的人们正纷纷返回来。

不知怎的，就跑到了老郎家的祖坟跟前，半人高的石碑掩在茅草里，阴森森的。

猛地，背后传来队长豹子一样的吼骂声：“狗日的们，一分工的便宜就占不完啦？动弹喽，快动弹！”

学生娃慌张地解开扣子，仄身在石碑前，一边又扭头朝背后慌慌地打量着，热辣辣的水喷涌而出，被焦黄的液体打湿了的墓碑上显出一行字迹来：大清乾隆陆拾岁次己卯柒月吉日立 阳光下深深的刻痕，仿佛是刚刚凿出来的。

没风，没云，红楞楞的火盆一眨眼就把字迹烤没了。

古老峪 他睡不着。

一连三天了都睡不着。

从酸菜缸里溢出来的那股刺鼻的酸臭味儿，一缕一缕地朝鼻孔里钻。

头顶前，离炕沿三尺远，横担着一根被鸡屎染花了的树棍，树棍上鸡们照着祖先的模样在睡觉，蜷缩着身子，羽毛蓬松起来，尖尖的嘴插在羽翼中，也许是有悠远古老的梦闯了进来，它们时不时呻吟似的叽叽咕咕地发着梦呓。

灶炕边那只小猪睡得太深沉，常常就舒服得哼出声来。

窗户纸上有个小洞，冷气一阵阵地拂过鼻尖和额头。

身边的汉子浑重地打着呼噜，炕皮儿有点微微地颤。

凭着直感，他知道，隔着汉子，在炕的那一端，她也没有睡，不知是怕，还是在等。

他还知道，再过一会儿，汉子就会爬起来，拎过炕头上那个其大无比的砂盆，响响地尿上一阵。

然后就摸索着套上衣服，披上羊皮袄，提着马灯去给牲口们添草。

随着窑门咣当一声响，漆黑的土窑洞里，烤人的土炕上，就只留下他和她。

而且，他知道本地的习俗，按照这习俗，土炕的那一端，污黑的被子里裹着的是一个一丝不挂的身子。

一想到这儿，他就羞愧难容，可是，一连三天了，他总是想到这儿……三天前，工作队分派任务的时候拍拍他的肩膀：“小李，古老峪除了土改的时候去过工作队，这二十多年没人去，你去

给他们念念文件就回来，三天。

对啦，临走前选个先进个人报上来。

他打好背包，收拾了洗漱用具，而后翻遍大队部的土窑，只找到一本掉了书皮的《新华字典》，空荡荡的心里不由得一阵怅然，呆呆地立了片刻，也只好把《新华字典》装进怅然中一起带上路。

黑暗中，炕的那一端传来一阵轻微的响声，她在翻身，这响声是那赤裸的身子和粗劣的布们磨擦出来的。

他也翻了一下身，把脸和身子正对着窗户，把后背朝着黑暗中的那一端。

冷风迎面吹拂到脸上。

他抗拒着羞愧，抗拒着引起羞愧的强烈的想象。

他是工作队员，他到这里来的任务是宣读文件，鼓励农民“改天换地”、“大干快上”的，可现在在胸膛里倒海翻江一般奔涌着的，都是些与此极不相称的东西。

远处，响起拖拖沓沓的脚步声，这下好了，借助于外力，他终于从迷乱中挣扎出来，仿佛解脱了似的一阵轻松。

接着，门又一响，涌进一股逼人的寒气。

接着，汉子又摸索到炕上来，熄了马灯，只一会儿，炕皮儿就又微微地在打颤。

再过一会儿，三尺开外横担的树棍上，那只白羽红冠的雄鸡便勾举着脖颈洪亮地唱起来。

唱一遍；然后，再唱一遍；再然后，还唱一遍。

窗纸上就蒙上一层灰白的光影。

熬到这个时辰，他才昏昏沉沉地睡去。

<<厚土>>

等到睁开眼时天已大亮。

炕上空荡荡的，主人被子已叠好靠在炕脚。

一连兰天，天天如此。

热水就在灶火上温着，是她烧的。

灶口上一枝尚未烧尽的柴兀自支撑着，还在冒出些断断续续的火苗来。

掀开锅盖，等白腾腾的水汽飘过后，结了一点水碱的锅底上露出四个又大又白的鸡蛋来。

这是她特意煮的。

他有点惊讶，前两天是两个可今天却翻了一倍。

舀出水洗了脸，漱了口，再把鸡蛋取出来仔细地剥去皮，玉石般晶莹的蛋白颤巍巍的，咬一口，很香。

每天这特殊的待遇叫他很惶恐。

可是又必须得吃，不吃就会招致许多的埋怨和推让，那埋怨和推让就更叫他惶恐。

他有点舍不得一下子就把它们吃完，一小口、一小口地咬，似乎是在品味着一个什么故事。

今天就该走了，可他却隐隐地觉出来她不大愿意，她好像有些个不舍，要不，为什么又多煮了两个鸡蛋呢？

三天来他还隐隐觉得这土窑里的父女俩之间一直有种紧绷绷的气氛，似乎有件什么事情因为他的到来而暂时中止了。

这事情显然是主人不愿叫外人知晓的。

洗了脸，吃了鸡蛋，他靠在自己的被垛上，随手又打开了那本没有书皮的《新华字典》，一行一行地看下去：涟，水面被风吹起的波纹。

莲，多年生草本植物，生浅水中，叶子大而圆叫荷叶，花有粉红、白色两种……鲢，鲢鱼，头小鳞细，腹部色白，体侧扁，肉可以吃。

奩，女子梳妆用的镜匣。

妆奩，嫁妆，陪嫁，陪送，旧时女子出嫁从母家带去的衣服用具等……窗外不远处，传来连枷打在豆秧上的闷响。

来到古老峪的第一个早上，他到场院上去过，因为记着“同吃、同住、同劳动”的纪律，手中的连枷挥打得分外卖力。

可只干了一会，身子刚刚发热，当队长的汉子就派下来另外的活。

“老李，你跟上咱女子把这边打完的豆秧抱一捆送到马号去，再带上些回去生火吧，招呼炕凉。

”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